

王俊奇

## 论早期人类活动与原始体育文化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63)

[关键词]远古文化; 原始体育; 动作发明; 早期人类

[摘 要]本文采用逻辑和综合分析法,对远古文化与原始体育进行了阐述。结果表明:体育的产生是人类生存本能的需要,早期人类在求生存的生产劳动中发明了射箭与投掷等动作,并在生活中为了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又发明了舞蹈和游戏,这是体育产生的基础;其次,原始社会的战争进一步推进了体育的萌芽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12(2008)-01-0107-06

### On the Culture of Remote Ages and Primitive Sports

WANG Jun-qi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China)

Key words: culture of remote ages; primitive sports; action invention; early man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ports of the early man and culture, this paper makes deep research into the culture of remote ages and primitive sports by reading literature and using logical and synthetic analysi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arising of sports comes from man's instinctive needs for survival. The early man invented archery and throwing in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dance and play for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which was the basis for the arising of sports. What's more, wars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体育作为一门学问,是近现代才确定并被文化知识界认可的。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界把体育视为“下技”,很少有人重视体育。即使现代很多从事体育活动的人,也只知道参加体育活动可以找到乐趣,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但问起体育是什么,体育是一门什么学问,什么是体育文化时,则很少有人回答得上来。其实要回答体育之道,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说:“体育者,养生之道也。”又说:“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这都是从

养生的角度来说的。体育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息和追求生命长寿方面,应该说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这也是大家普遍的认识。毛泽东还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sup>[1]</sup>这就把体育提升到更高的高度来认识了,是说体育在人类文化教育、道德教育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育之道,不只是活动一下肢体,找点乐趣,为了求生那么简单,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泛舟于浩荡的体育文化海洋之中,可以深

[收稿日期]2008-01-09

[作者简介]王俊奇(1956-),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与民族传统体育。

刻感受到中华文明浑厚的文化底蕴和开采不尽的体育文化宝藏。

## 1 原始体育的概念

关于体育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如有生产劳动起源说、宗教起源说、战争起源说、体力剩余说等。而有关“原始社会体育”这一概念,也有多种说法:如“原始时代体育”、“人类早期体育”、“原始体育”、“原始体育形态”以及“萌芽状态体育”等。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原始时代的体育文化是一种与其他原始文化形态既有网络式交织、又有着相对独立发展轨迹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体育博物馆崔乐泉研究员给“原始体育文化”下过定义:“中国原始时代的体育文化,在史前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它是由处于原始状态的相对分别独立的几种发展人体的实践和理论组成的。”<sup>[2]</sup>又说:“原始体育形态作为人类的一种初级文化体系,也是人类体育文化这一庞大的综合性系统的原始组成部分,它是史前人类自觉的能动性行为产生的一种文化机制构体……作为一种人类通过符号和形象所获得并加以传播的行为模式,原始体育形态的表现形式必然是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统一体,而且,这种统一体是以人类的原始运动生存为前提的。”<sup>[3]</sup>简而言之,原始体育是指史前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与人体运动有关的一些体育因素,但那些体育因素既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不是单独的文化模式,而是与各种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是人类早期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为满足原始人特殊需要(如狩猎、战争格斗、图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换句话说,原始体育与人类历史上许多其他事物和发展一样,必然有其形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因此,我们在研究原始社会体育时,尽可能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人类远古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

状况等,并尽力追寻那时人类的体质状况、心理状态和思维特点。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才能再现原始社会体育的概貌,梳理和廓清原始社会体育的基本脉络。

## 2 生产劳动中的动作发明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无疑是人类本能的需要,首先可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解读。所谓文化功能性定义,是说该类定义试图从文化对人的意义、功用和价值的角度去界定文化,强调文化是人的独具特色的行为工具和生活方式,也即强调人的主体创造离不开对象与工具<sup>[4]</sup>。同时,人的行为不仅是思维性的,也是意识性与实践性的。弗洛伊德曾说:“所谓人类文明,对我来说意味着,人类生命是从其他动物状态发展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sup>[5]</sup>从生物学上说,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差别不大,也是由头、躯干和四肢构成基本外形。但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而言,人类又是一种有思维的高级动物。人类不仅会跑、跳、攀、爬、抓握,而且会用大脑开发人的四肢,使肢体动作越来越灵活,进而又运用四肢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动作。在开发四肢动作(又称“动作发明”)的过程,又创造和发展了璀璨的文化。四肢动作的开发,在远古和史前时代,除了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围绕这些生产活动,又发现和发明了许多相关的知识和动作技能。如挥臂砍、砸、抛接、击打,以及制作投石器、弓箭等方面的技能。这都表现出远古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具有动作发明创造的才能,这正是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是一部以开发食物为主要内容的历史。除此之外,实际上人类早期的历史,也同时是一部开发身体资源和不断发明动作的历史。如果没有灵活的四肢,要开发食物资源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正是在分析了人类的祖先——攀树的古猿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方式的需要才“完成了从猿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不仅使古猿视野大大扩展,而且人类学家、生物医学家还发现,直立行走可使人体重心后移,并使大脑处于最高位置,下颌骨后缩变小,使之便于发音,促进语言的发展;其次躯干生理弯曲的出现,有利于大脑的保护,使大脑得到了良好的发育。随着大脑的不断发展,早期直立人就能制造出简单的石器,学会挥臂、砍、砸等简单动作。晚期直立人则已开始用火,再往进化,就到了早期智人阶段,发明人工取火技术。到晚期智人阶段,已掌握了雕刻和绘画技能,如岩画的大量发现,其中就有表现原始人的动作技能的画面,这时已是考古学家所划定的旧石器晚期。换句话说,从早期直立人到晚期直立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约有二三百万年)。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发明了使用火,改生食为熟食,而且在自身体质、动作的发展、简单技术的发明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含人类化石的文化遗存的地点相当多,包括一些人们早已熟知的著名地点,如在北京、云南、广西、西藏等地,都有一些重要发现,最著名的有属于早期直立人的元谋人、晚期直立人的蓝田人和北京人、早期智人丁村人、晚期智人山顶洞人的化石等。这些古人类生活的时代在100多万年到1万年前。

中国的原始人与世界各地的原始人一样,主要靠狩猎生活,有人很形象地把狩猎称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京周口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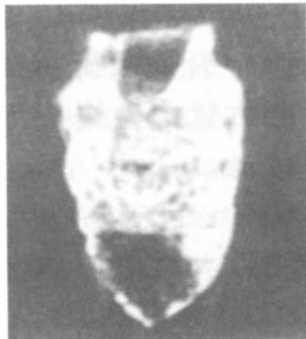
发掘来看,在洞穴中的动物化石计有剑齿虎、棕熊、洞熊、野猪、水牛、羚羊、批毛犀、马、猎豹、大河狸、水獭、肿骨鹿等化石<sup>[6](29)</sup>。这些考古资料既可以证明那时候的北京人便是狩猎民族,也反映了当时人与野兽同居的生活状况。在原始社会,有不少凶猛野兽在房前屋后出现,人与野兽打交道是家常便饭。然而兽有利齿、利爪,而且无论是跑、跳,还是攀爬,人类都不及动物。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北京人在与猛兽争食时,一定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与兽进行了殊死搏斗,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那时候的中国猿人,除了能挥臂、砍砸石器、攀缘树枝之外,与野兽搏斗时主要是赤手空拳、抱、抓甚至是撕咬。因此,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萌芽体育的。

### 3 原始投掷、射箭中的体育因素

到旧石器时代中期,随着人类体质的发展和打制石器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抛击、发射的生产和作为武器的器物。如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山西许家窑遗址中(距今约8—11万年前)发现的石器种类以刮削器为多,并有一些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石锤、投石索和石球等<sup>[6](31)</sup>。尖锐的石器除了便于生产,大多数是用来对付猛兽的,特别是“投石索”的发明,可以说是远古时代仅次于弓箭的一大武器发明。武术学界有专家从武器发明的角度指出:“分布在汾河沿岸的丁村人,在追击野兽过程中,为了延长手臂功能,还制造了石球,以藤索套上石球而成‘飞石索’;狩猎时将它抛出去可缠住大兽的四肢,使之不能逃跑。”<sup>[7]</sup>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石球和飞石索的发明,是中国远古狩猎文化的一个不小进步,是中国猿人走向“人类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这说明中国猿人开始认识到仅凭自己的身体是对付不了身躯庞大的猛兽的,所以他们在与猛兽的搏斗中思索,甚至从无意被飞来、滚下的石头砸伤中得到启发,于是产生了文化自觉,创造并改良出远距离抛击的武器。有了这种被人随意控制的掷出飞行的武器后,离弓箭的发明也就很

近了,可以说,原始人发明的石球就是球类文化的雏形,而“飞石索”就是武术器械“流星锤”的滥觞。

我国约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弓箭。1963年在山西朔县发掘的峙峪遗址(距今约2万8千年左右)中,第一次发现小形石刀和石镞(弓箭的矢)(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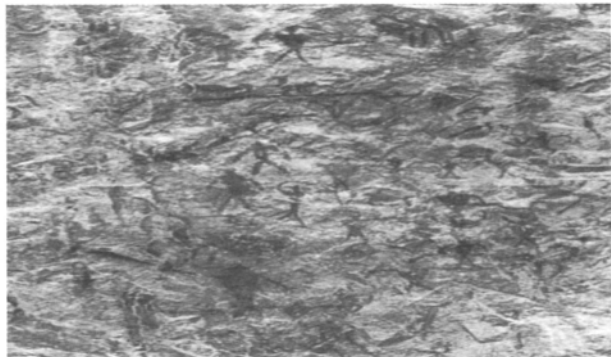
图一 石镞

这些石刀和石镞打制得比较精致。到中石器时代,三角形箭头在多处遗址中均有发现。如陕西沙苑中石器遗址、黑龙江松山中石器遗址(发现有矛、箭头)、广东西樵山中石器遗址等。弓箭的发明对人类意义重大,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恩格斯就曾指出:“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又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sup>[8](17-18)</sup> 弓箭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开始脱离蒙昧时代走向文明,这一时代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原始人智力和心理机能的发展和发明力的提高。人类学家认为,一些复杂的动作也是发明。博厄斯(Boas)称之为“动作习惯”(motor habit),是纯粹动的方面的发明。尽管抛石器、挽弓拉箭等动作源自生产劳动,但这些动作又都属于体育。因此,迄今为止,人们认为体育起源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

#### 4 原始战争孕育了体育

到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时代),以武力互相

掠夺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这时的人类凭借智力在对付动物方面已绰绰有余,毒箭、长矛的使用使原始人获得了大量的猎物,同时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占有欲加剧,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采取了靠武力的获取为主要的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sup>[8](17-18)</sup> 换言之,这时的武器大多是用来对付同类,随着互相掠夺的加剧,于是便发生了长期的部落战争。我国现已发现一千多个岩画图形,其中以人物图像为最多,还有动物、树木、太阳及一些原始表意符号等。如在位于云南省沧源县境内沧源岩画中就有描绘战争的场面(见图二)。



图二 部落战争图

这幅图是一件较完整反映人类生存活动场面的岩画。画面的上方是一群大小不同的舞者,他们双臂曲举,两腿屈膝下蹲,似乎在应和着震撼山谷的号子声跺步起舞,边跳边晃动着手上的器具,似乎在助威、呐喊,又似乎是在祷告着胜利。画面的下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杀场面:搭弓引箭者、挥舞枪棒者、拳脚相向者,还有横卧地面的尸首,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战争场景。

在中国原始战争中,最持久、最惨烈的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这时的战争靠简单的石、木制的棒杖已解决不



了问题,而是发明了更多的武器,除了棍棒,还有直刺的剑及匕首、砍割的短刀,这都是手提式的武器;为了延长兵器,发明了长槌、矛、戟、戈;为了在远距离致敌于死命,又出现了投掷的飞石、镖枪、箭等。兵器种类多了,技术相应就会提高;战争规模大了,军队训练(包括跑、跳、负重)也要加强。古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黄帝与蚩尤斗,“蚩尤乃逐帝,战于逐鹿之阿,九隅天无遗”(《逸周书·尝麦》);蚩尤为什么能逐帝呢?据说蚩尤抢先发明了铜兵器,头戴铜头盔而战无不胜。如《述异记·卷上》载:“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三人,铜头铁额……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人,人不能向。”文中的“铜头铁额”实际就是铜头盔,“以角人”就是用头顶和抱摔技术,后来演变为“角力”、“角抵戏”。换句话说,这场持久、惨烈的战争,不只是靠人多取胜,而是靠发明更先进的兵器和打斗技术,如兵器打斗中有刺、砍、割、挂、击等技术;而遇贴身作战时赤手空拳,要靠拳打、脚踢、扭摔、躲闪,甚至追击时快速奔跑。毫无疑问,原始战争中包含了不少体育的因素。

## 5 原始舞蹈、游戏活动

舞蹈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则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反映了我国民族精神的深层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古人认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记·乐象》)舞蹈的萌芽和形成时间,可以远溯到人类发展的洪荒时期,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记忆范围。诚然,舞蹈既起源于人类有意识记忆之前,跳舞对原始人是很重要的。跳舞可称为活动的图画,它在原始社会中地位的重要远非文明社会可比,现代的跳舞为艺术及社会进步的遗留物,原始的跳舞实在是原始民族审美感情的最完美最有效的表现。原始的跳舞可分为两种,即“模拟式的跳舞”与“操练式的跳舞”。如

《尚书·益稷》中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是说尧立为帝的时候,命“质”创作乐舞,“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天籁音响制作了乐歌。又用麋鹿的皮蒙在土缶上做成鼓敲打起来,还重击轻打石刀石斧,模仿天帝玉磬的声音,于是百兽都跳起舞来了。而“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这是为了训练战阵而进行的操练式舞蹈,史称“武舞”。

原始舞蹈的发展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且跳舞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用途越来越广。从洪荒时原始人拊石起舞,到用于战争的武舞,都有明显的发展。同时还在祭祀祖先、庆祝丰收、祈求消灾时,原始人都以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画在岩石、陶器上,也画在其他器物上。如在我国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不少陶埙、陶哨、骨笛、石磬等乐器出土。更令人瞩目的是1973年秋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为我们展示了大约五千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彩画陶盆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皿,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15位舞者,分为3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者牵手共舞,服饰划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一个方向,说明舞者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见图三)。



图三 大通彩陶盆

在这件彩陶盆之后,我国又陆续出土了几件饰有舞蹈纹的彩陶器。如1991年甘肃武威新石器时代彩陶盆,1995年青海又一处墓葬中的彩陶盆等。此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岩画。这些岩画从东到西,自南至北,分布地域

十分广泛。应该说,这些表现原始舞蹈绘画的大量发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原始社会中劳动、生活、宗教活动情况的普遍反映。

事实上,原始舞蹈几乎都是像体操一样的舞动肢体,这样多姿多彩的肢体运动,无疑对提高原始人身体的灵活性和增强原始人的体质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原始舞蹈也含有体育起源的因素。有人认为,体育起源与游戏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游戏的本质而论,它是人类追求“乐”的又一种形式,同时它也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文明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解决了温饱,有了一定的空余休闲,人类才会空出时间去寻求快乐,才会体验快乐、才会享受到快乐。席勒认为:“在人的多种状态下正是游戏,只有游戏,才能使人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sup>[9]</sup>在这里,席勒所说的游戏是指始终处与一种“愉快”、“完整”和“扩张”的自由状态。有人认为“游戏是一种冲动”,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感性冲动之间并能缓解两者矛盾的一种良性冲动。从人们现实生活来说,一般只有感性的物质冲动和理性的形式冲动,而这两种冲动是断裂的,不和谐的,不自由的。所以,人类必须以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自由的“游戏冲动”作为桥梁,使之构成有机过渡的整体,从而填平人性组合间的鸿沟,以便塑造完美的人性<sup>[10] (134)</sup>。

有学者说:“竞技运动正是这样一种‘游戏冲动’

方式,它将人类生活中诸多感性不受或少受限制地引入了通过使用工具、驾驭动物或机械运动竞技中,使得他们的感性与运动竞技中控制外在‘工具’的理性达到统一,缓冲了人类生活中感性的物质冲动与理性的形式冲动的矛盾。”<sup>[10] (136)</sup>帝尧之世的击壤(远处抛击短木)游戏不但有工具木棒,还有规定距离、击打部位和胜负规则,由于这种游戏是三五成群的比赛,以击中多者为胜,这可以看作是我国竞技体育的萌芽。另外,在古文献中还有“踏鞠始于轩后”、帝尧造棋教子、夸父逐日、后羿射日、蚩尤造铜兵等不少故事,以及太阳神、火神和龙神崇拜等,这些都含有体育萌芽的因素。中国远古文化的发达,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人类生产劳动的多样性(农耕、采集、渔猎、狩猎、游牧),并围绕着这些生产劳动创造和发明了丰富的动作。特别是我国原始社会文明起源早、发展快,这为弓箭、刀、矛等兵器的发明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很早就原始战争中出现了攻防技术,在相当程度上说,这是一个武术孕育的时代。随着一个又一个新动作的出现和原始游戏的发明,使人类肢体变得越来越灵活,腿也越来越粗壮有力,这样肢体不断发展、动作不断进步,从而把远古人类的“体育”技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责任编辑 黄敏)

## [参考文献]

- [1] 新体育[J].1958,(5).原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 [2] 崔乐泉.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考察——以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1):5-7.
- [3] 崔乐泉.论“原始体育形态”——体育考古研究方法实证分析[J].体育与科学,2002,(4):4-6.
- [4] 王国炎、汤忠钢.文化概念界说新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2).
- [5]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156-157.
- [6] 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7] 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7.
- [8]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18.
- [9] 转引自于文杰.艺术发生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4.
- [10] 易剑东.生命的脉动——体育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